金文靖公北征錄

金文靖公北征録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録之所以作也公孫
大學生榮出以視予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
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
夜理之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獫狁後若漢高祖雄
才大畧括囊宇宙亦受冐頓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
立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者也至晉五胡

雲擾蠭僭帝王之號拓䟦氏興黃屋左纛幾擬漢制矣
惟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後復瓜潰癰決至宋
壞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亦開闢之所創見極盛
而衰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穹廬之下間有假息
遊魂雖奔竄伏喻垣草竊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何足
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敢喘睛不敢運以爲曠古所無及讀此
錄始知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
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
繼述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之
交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温禺以釁鼓戮尸逐以膏
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今
録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
奇制勝之大畧皆歷歷如畫措辭簡古筆力老健足以
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耶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后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

有焉予先祖刑部郎中予儀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不究其用辱公賜以墓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之所當景行而視傚者也故於公此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序其篇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南舒秦民悅書

金文靖公前北征錄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安甲之外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鐃鼓之聲訇震山谷晩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艱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炒糒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晩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午次龍虎臺皁隷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李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

輦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
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燦然照耀於山谷
西南諸山無雲岩巒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
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
也暮始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孜三人
無帳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湯烹茶各飲一盃
而臥三鼓起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氈衫覆而寐天

明視之衣上皆霜而所卧之旁積雪盈尺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永安向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獵遂忘不覺

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盖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瑶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得黄學士宗豫楊諭德士奇編修周述書開緘讀之不覺情况與異日殊也不歷此者自是不覺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

征高麗至此登山鷄鳴由是得名[illegible]
上指示劉敬等三人曰此即鷄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處溝橋有石柱數十北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騎人馬擦崖迫涉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行圍之舊柵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鷄鳴山石

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冱予度雪上亦可行但皆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雪府

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雪府閱武營內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下今我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
及馬腹近岸氷未解水曲下流入馬從氷上度間有缺
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慄更行數里入
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
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勿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
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累然

入關西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馬轅傷折關垣以度過
關由山峽中行地凍氷消馬蹄時踣間度澗積雪未消
從水渠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
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
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
小石擊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
所壅從土堤而下地滑馮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
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
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

上召獨光大住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間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略可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

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山誰能輕度𠈀
汝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輿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怒天陰
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十
八日風寒
駐蹕輿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儀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
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深波等且休息庚明日有精神歸帳房睡
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鶩鵝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聲欬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翻蹮迴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北處最宜牧馬諸欠

殆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憩半餉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胷次矧汝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鳴鑾戍

上大閱武營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踔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巇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䚡角于地長數尺許搓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

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鼢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
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
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
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每物
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
鹻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北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飯都督薛祿邀余數人飯食麪及青豆粥淹鷄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

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午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凓淅毛髮栗

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槖駝山谷中山重

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

草間無一人但見鹿麂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千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嶢岩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蜿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

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
人家花圃所植者幼孜呼兒大曰此一塞外一奇觀峽
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
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麨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
郎至營午食食黃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
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
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又侯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
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
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下馬數

懷不謀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己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恍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澗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遥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叢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條天

晡鞴馬復行雨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
戈戰國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之果然蓋光
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嘗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
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
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
銅[illegible]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五前進即鞍馬行五
六里徃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駕起徃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馬
數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咨以迷道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

城

上指示曰此答魯城也朕嘗徐于此文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前行今次環瓊圖二十日

駐蹕環瓊圖自此皆沙陀出[illegible]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鳶

午次歷虜川自此水多鹹次[illegible]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

下明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認沙

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發

虜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菔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丈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菔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敕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多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濼也地志云鴛鴦濼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

六日發小井泉

上召語扈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illegible][illegible]能知耳此地去遼東二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敕紹殺三人挨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勝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井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先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兎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兎犬不能獲之鄭郎詩所謂躍躍毚兎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井泉北十里瓜

駐二十九日早發大井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之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天

風寒子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帽以手執帽簷

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illegible]雲谷此處少水由

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illegible]屯雲谷霧氣甚寒

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illegible]栗烈今已秀要之

時而氣為栗烈人皆衣狐裘矣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

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

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咲曰爾等誠庸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帽咲曰今爲今學士矣初七日發

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遥見一山甚長

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

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勒騎少登此若

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

桃花數叢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

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燕大筆用小羊毛筆
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太神應泉
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初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
頃滿泉上水溢出旋復涸塞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
鳴鑾鎮初九日早發鳴鑾鎮界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勉
仁取水調麨各飲一椰瓢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
可飲新掘井皆鹹苦取水飲馬人湊集井上不得馬渴
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
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遇熱人皆疲矣過數

望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磊砢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晥

至歸化甸

王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妓字來進覲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寺帳房飼馬于旁既而駝橛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

[illegible]至天明始於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瑪瑙玳

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爲玩
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戍
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子得之獨多但不如前
所見者之佳晩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

十三日

駐蹕楊林戍十四日

駐蹕楊林戍十五日

駐蹕楊林戍十六日早發楊林戍午次禽胡山營東北
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及

御製紀行　刻石　十七日午次香泉戍

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也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於井中取水飲馬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孩四人從駝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還遠塞二十一日早發還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日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
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
雙秀峰是夜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
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
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
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歸百戶自尾刺回
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聽其言尾刺事夜命寫敕無卓以氊覆地伏而
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
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

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孫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清塞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兩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

青氣擁此望之如青山蔚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勿欲以為信然
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
之者度一岡遙見臚朐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久
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
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
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
名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朐河東行午至
祥雲𪩘
上立帳殿前召語斤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𪩘午次
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
馬四疋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韭
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
葉小圓而末銳人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葉菜
花大如蔄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
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玉華峰初八日
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

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賫粮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
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仁
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盻有
不及或爲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
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别殊覺愴然是日哨馬
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

護送馳詣
上所葢欲以爲向道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
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
二日住城中古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時
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管沙韭及鮮魚十四日食
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
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静晩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同張侍
郎袁中書出城外登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回
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邀

邀余宴茶筵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食後訪張侍郎旋煮
茶調麪各啜一甌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
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日食後衷中書過帳下
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日早飯
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勉仁先往予收
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候雨過
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入分軍由飲馬河先

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走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二人飼馬看行李是日發平胡詔及書敕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戍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尺上覆以氊衫下以氊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大二人同卧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大發一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壓衣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午後雨止發

威遠戌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度臚朐河人馬湊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漲滑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陷泥淖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召俟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久方出營首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縶縶縻之得不走心方懌是夜有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亦得相從

幼孜二人託安遠伯取皁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内皆水令皁隸從傍及中掘坎注水須臾坎滿以椀戽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臥令皁隸采濕蘆葦鋪地用馬韂及氊席鋪之加毛衣於上畧可臥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氊衣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度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度幼孜二人俱脫衣乘散馬以度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岸洗

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度都督馬榮許方尚書度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度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學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度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麾下之人桀然聽命先度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度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餽裴文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三百人扈從能輕財好義觀其所為勝尋常萬

稽當將速官責人不為少矣每日聚會相笑語其力皆足以度乎輩甚不為難而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於此尚然而況於臨大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度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而度不知官筏尤難度光大備言裴千失帖木兒度河之故

上嘆曰朕度河時已命筏上度汝何不由筏而度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度

上笑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乎因度水得一木板

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甸晚次盤流戊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戊晚次凝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闌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之[illegible]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若無涯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閒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履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九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帶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覺疲倦及聞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問左哨營諸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東北營外忽見所騎栗騮馬縻繫帳房傍馬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為中官從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原

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至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度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剌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林下[illegible]山間樹林翁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茂草深數尺而草稍俱為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為

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中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纛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而路多沉淖且暗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

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於
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偽降先是
上嘗度虜必偽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
來
上在陣前召取勅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
十里駐兵於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
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泡食
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馬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
與虜敵虜遂降之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卽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
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責見
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
夜方至營而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
時忽有一皁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二人卽共食之
又幷如午所食者乃留一甌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
百貫夜三鼓方臥而風露頗寒以氊藉地覆氊衫于上
傍風冷冷皷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須臾已五鼓乃起

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杻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遂往飲焉予與勉仁馬俱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同解轂中宮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晚次　駐蹕峰十一日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冀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弊一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乂方回營幻孜三人見于
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幻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
廣漠戍行數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没
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
而前銳響伏發虜倉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
死虜由是遂絶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
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紫雲谷十七日發紫雲谷
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徽岡十九日發

紫微岡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晚次清華原二十一日發清華原晚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度河深及馬轂光大所乘馬疲乏予騎馬先度度訖復以度光大既度以爲無水矣而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度河兩河泥陷及馬復馬行泥潦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數幼孜二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然高下低馬力疲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望出峽口杳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

二十四日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
晚次永寧戍二十六日發永寧戍晚次長樂鎮二十七
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嘬嗜拂之不
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遥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
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
此寺出家云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甸晚次金
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
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

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瓈谷
三十日發玻瓈谷晚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發威信戍
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政攜酒一壺相贈
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撰寄來家書初二日發武
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朶華言所謂宮殿也蓋元時
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可為
一慨
初三日
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川中
四面沙頹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

建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爲水所浸登岸脫靴

傾水去濕氈韈扭乾裹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

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末

廢敗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不

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

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

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能至

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

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
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其平光大
曰此處好鐫磨崖碑
上曰朕意知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
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
長安嶺次鎮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
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二

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剌胡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五十餘萬子與學士胡公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艱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早陰

晨發隆慶州至榆林雨午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三日晴早發沙城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晴晨發鷄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微雨二十六日晴次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早晴晨發宣平午次德勝口晚大風下雪二十九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次興和寄家書與李都御史帶回北京四月初一日甲辰晴次興和初二日晴次興和寄家書與太常米少卿帶回北京初三日晴次興和

初四日晴次興和初五日晴移營於興和北十里沙城
初六日晴次沙城大閱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
晴次沙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
日晴晨發沙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
紅橋午後次凌霄峰即兀出干伯顏雨連霄不止甚寒
絕新光禄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馬
無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發凌
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雨午前
次五雲關即哈剌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五雲關十
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十六

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答魯城十七日晴晨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愷兒午後雨十八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晩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磧午次小甘泉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晨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晩次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晩飡二十五日晴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晴午發玉雪岡晩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鳴鑾鎮二十八日晴午發

鳴鑾鎮晚次清風墊無水大風患瘡以爲坐馬瘡二十
九日晴早寒晨發清風墊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
酉晴早寒發歸化甸午次揚林戍初二日晴晨發揚林
戍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初
五日晴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
風初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
陰風寒巳時發香泉戍午後次廣武鎮卽哈剌莽來夜
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
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一日晴晨

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紫兗瘡愈是日芒種十二日
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晴午發
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晴宿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
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峽午次至喜川
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至喜川午次環秀
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晴宿十九日晴
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
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白二十二
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
微雨晚晴二十四日晴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

河二十六日晴次飲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於飲馬河北十里凡五度河至營雨午後復晴暮天雷雨二十八日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峰山晚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下營昨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揩宿初三日晴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千里有水下營裕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宋

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入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胥遁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答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冑帥官軍精鋭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
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
走復禦于山頂東西設謀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
上以精鋭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
火銃竊發精鋭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二不當百寇大
敗人馬死傷者無筭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剌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
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騮馬黎明令
皂隷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
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頭目俱

來還問之初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全
知爲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爲之大喜也乃取麥兩犒勞
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
是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
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
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
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
一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
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
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

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入詣軍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粮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午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豪山海

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豪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晨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大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寨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悅就遣都指揮李英

同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戍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戍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埜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埜午次鳴鑾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雪岡午後起營晚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井泉晚次小井泉十三日晴晨發小井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磧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

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晴晨發殺虜城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峰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凑集幾陷泥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皁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

晨發汜河午次鷄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鷄鳴山午
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
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
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新
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携酒共食
之乃就卧將夜半目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
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
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入

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御殿群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金文靖公北征録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録江右大參徹菴舒城秦公旣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一臣壽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袵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後輕佻强胡謂之漫師漫師者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荒師在湣主則亂在英主則衂自是而後若宋太

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師則不文至
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蘖芽永清沙漠謂之繼武
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六[illegible][illegible]虜之阽危今觀此錄
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焚
龍城犁胡虜塞之策悉已素定于胸中且以正興師鐵
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文靖甚營宿將白戰無前是録之成當代絕
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況今伊傅啓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
世此録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朱悅書于西昌之乾坤一
寄樓